



程秀山 王吾增 著

草原风暴

中国电影出版社

內 容 說 明

这是一个描写平息青海藏族地区反动上层分子武装叛乱的电影文学剧本。

牧业生产合作社成立了，牧民们高高兴兴地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迎接新的幸福的生活。但是一小撮反动农奴主和披着宗教外衣的反革命分子却极端仇视这一切，他们和匪特勾结起来阴谋破坏，埋设经石，欺瞒群众。这个诡计被拆穿以后，他们又阴谋暗杀干部和积极分子，全面发动武装叛乱。他们把积极分子治安代表才仁错劫往寺院，严刑拷打，逼问情况。才仁错坚持不屈，并且依靠下层喇嘛和党取得联系。反革命分子见阴谋已暴露，一不做，二不休，掀起了武装叛乱。但广大藏族群众是拥护党和政府的，帮助政府迅速平定了叛乱。反革命分子螳臂挡车的幻想粉碎了，草原上飘扬起了人民公社的红旗。

草 原 风 暴

程秀山、王吉增 著

中国 电 影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西单宣武门内大街)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089号

北京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全国新华书店经售

★

开本787×1092公厘1/32·印张2 3/4·字数：50,000

1960年4月第1版

1960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6061·222 印数：1—22,100册

定价：0.26元

春天。

旭日东升，绚烂的霞光洒满了嫩绿的草原。在那黑色的牛毛帐篷群的周围，布满了牛羊群。湛蓝的天空飞翔着雄鹰，远方山坡上传来牧者昂扬而优美的歌声。

牛圈里，一头小牦牛诞生了。它用力直起四条软弱的腿站起身来，用惊异的眼光看着这个陌生的世界。母牛不安地望着围观的人群，伸过舌头舐着小牛。

围观的人群发出一阵哄笑和赞叹声：“多大的个儿！”
“你瞧它那四条腿！”

有人高声说道：“社主任！好福气啊！咱们牧业社刚成立不几天就添了一头小牛！”

社主任兼党支部书记尕布藏，三十多岁，紫膛色脸庞，浓眉大眼，身穿一件镶有豹皮边子的老羊皮袍，个子高大，显得异常魁梧。他笑得嘴都合不拢来，向大家说：“同志们，这是咱们社的第一头小牛，以后牛羊兴旺，喜事还多着呢！”众人又笑起来。

一个小女孩往人群里挤着，她摇撼着尕布藏着急地

喊：“阿爸！阿爸！让我看看！”

尕布藏轉身抱起女兒，讓她看小牛。女兒忽然又朝一邊高興地喊起來：“阿媽！阿媽！”

尕布藏的妻子才仁錯（牧業社的生產小組長和州治安代表）正在忙着照顧母牛和新生的小牛，聽見女兒的叫喚，轉過臉來，慈愛地：“小卓瑪，下來，別纏着爸爸，該上學去了。”

尕布藏對大家說：“好了，大伙兒干活去吧！”把小卓瑪放下來，替她理了理破了的羊皮書包：“上學去吧！”

這時，縣人委畜牧科王科長和扎西趕着馱着木料的牦牛群走來，扎西喊着：“社主任，木料馱回來了。”

尕布藏迎上前去，“王科長，辛苦啦！”

王科長笑着說：“尕布藏，有了木料，定居的房子馬上就可以動工了。牧業社的旗子也做好了，扎西！扎西！……”

他回頭一看，扎西在不遠的地方正從身上掏出一封信和一些人民幣遞給一個背着水桶的婦女：“秀什吉，這是你愛人捎來的……”又轉向她身旁的一個老头：“瞧，然洛，你這兒子真不錯呀！”

秀什吉高興地接過信和錢，轉手遞給然洛。漢族女干部周醫生背着醫包走過來，對然洛說：“然洛老爹，秀什吉身子不方便，別再叫她干重活了。累壞了，南加可不答應啊！”

然洛點點頭就去接水桶：“我就去。”

秀什吉羞赧地：“周医生，你又来了！还是快去看看你爱人吧！”说着，笑向正走过来的王科长一指。

王科长走过来说：“扎西，把旗子拿来。”

扎西拿出一面红旗，抖开来，上面用藏汉两种文字标志着：“红星牧业生产合作社”。

尕布藏接过旗子，“好哇！”走向一顶大帐篷前的旗杆下，把旗子升起来。

鲜艳的红旗在朝阳下飘舞。

人们欢呼着，用崇敬而充满希望的眼光仰望红旗。

尕布藏无限激动地说：“有了这面红旗，咱们牧民走上幸福大道啦！”

王科长：“是啊！这是毛主席指引我们走的幸福大道。”意味深长地：“不过，尕布藏，还得提高警惕，会有人反对它啊！……”

二

“牧业社，见鬼！”一个肥胖的人躺在炕上低声地切齿咒骂着。这是多尔吉，他肥头大脑，光头的后脑勺上留着一小撮辮子，盘在脑壳上。身穿紫红色水獭皮袍，腰系一根粉红缎腰带，浑身的横肉，挺着凸出的大肚子。他是黄仁泽刚一带最大的千户，也是龙岗寺的囊索（董事长之类的职位），现在还是泽刚县的县长。他躺在炕上呼呼大睡，片刻后睁开蒙眬的眼睛，端碗喝茶，见碗里空空的，便喊：“夏毛！”

沒有回答……

一个手提一双破靴子的藏族姑娘，虽然身穿异常破烂不堪的老羊皮袄，但有着一副年轻漂亮的容颜。她就是多尔吉的牧工夏毛。她在一边看着正在愉快地劳动着的社员们。才仁错扭过身来笑着对她说：“夏毛！你看牧业社好吗？”

夏毛点了点头：“很……好，……我来借用一下你的针线缝缝靴子……”

才仁错：“多尔吉让你出来吗？”

夏毛沒有回答。

扎西赶着牛群走了过来，夏毛把头低得更深了。牛群杂乱的蹄子从她眼前走过……

走着的牛蹄化为一群拦在圈里的牛群，这是多尔吉的牛圈里。太阳老高了，还没有人放，一头头的牦牛想挣断缰绳冲出圈去。

一头牦牛卧倒在泥糊糊的圈里。多尔吉喊着夏毛的名字走到牛圈边，着急地看着那头牛，既嫌懒又怕动，但又心疼，只好硬着头皮笨手笨脚地去解缰绳，弄得满手是湿糊糊的牛粪；心慌意乱地稍不注意，叫牛踢了一蹄子。他啊的一声向后倒下，喊着：“来人！来人！”

正好多尔吉手下的小官人托巴走了过来，忙扶起多尔吉。

多尔吉凶恶地：“人都到哪儿去了？”

托巴慌乱而惧怕地：“大……大干户……牧业社正式成立了……尕布藏把红旗……升……升起来了……真毛也……也去看去了……”

多尔吉凶狠地：“什么？混蛋！”说着狠狠揉了揉托巴一记耳光。

托巴果若木鸡，脸上留下了几条华莱印子。

三

“哈哈哈哈……”

尕布藏的帐篷里一阵笑声，原来是小卓玛出了个洋相，把大伙逗笑了。尕布藏把才仁错捞出的大块熟羊肉递给王科长和周医生以及真毛。大伙一边吃一边喝着奶茶。

才仁错不由自主地哼起酒曲。

小卓玛把脸贴在才仁错的怀里，倾听着，调皮地把母亲手上的戒指卸下来戴在自己的手指上，笑着伸出手叫坐在对面的王科长看。王科长笑了笑。

帐篷外三三两两的牧马走来倾听酒曲。

歌声刚落，大伙鼓掌。

“咱们牧业社这一成立，再加油干它几年，日子好过了，再也不受别人的压迫剥削。”尕布藏说着望了望王科长，感激地说：“王科长，多亏你们帮助，要不然，我们这些过去当奴隶的人也能为自己劳动，真是做梦也梦不见的好事呀！为了庆祝我们牧业社的成立，我代表全体

社員，敬你一杯。”

夏毛听了，难过地低下了头。

扎西坐在帳篷門口：“社主任，要过更好的日子，就要搞建設呀，咱們把房子盖起来一定居，牧业組就可以上山，副业組也可以出去了，要不劳动力就顧不过来呀。”

早已坐在帳篷門口来听酒曲的然洛把头伸进帳篷里担心地说道：“王科长，尕布藏，盖房定居是好事，可是……請佛爷算过卦沒有，这土动得动不得，再說这是大千戶的草滩，人家同意嗎？”

“是啊，可別惹佛爷和大千戶生气呀……”中牧沙瑪才让說。

尕布藏从帳篷門口望了望对面山腰上青翠的林木中金碧輝煌的龙因寺。

王科长笑了笑：“开头，多尔吉县长不同意，后来找了拉莫茸副州长，就一口答应了……”

四

龙因寺的拉莫茸的会客室里，地板上鋪着鮮艳的地毯，摆設着华貴的沙发，玻璃茶几，墙上挂着佛幃，桌上摆着鍍金的銅佛。

拉莫茸坐在华貴的沙发上。多尔吉坐在他的对面。

拉莫茸，黃仁藏族地区宗教界中最大的活佛，也是藏族自治州的副州长，瘦高个子，光光的脑壳象骷髏一

样，两只眼窝深陷下去，眼睛老是半睁不睁的眯缝着，象是在修心。他身着杏黄绸缎的袈裟，小经堂里一切华贵的陈设，说明快五十岁的拉莫茸不是一个清心寡欲的宗教徒。他打开一封密信，把一张白纸放入茶水里，纸上立刻显出几行字。他看过后满意地笑了。正在这时，面黄肌瘦的旦增喇嘛提着茶壶进来给他们侍候奶茶。

旦增倒好奶茶恭敬地退出屋外。

多尔吉用质问的口气说：“拉莫茸佛爷，牧业社把旗子升起来了，让永布藏他们定居盖房子是谁答应的？是谁答应的？嗯？”

拉莫茸依然不安地捻着他手里的佛珠。多尔吉咆哮起来：“拉莫茸佛爷，你是副州长，你把我多尔吉的草山送人情！试办牧业社你也答应，如今他们要在我的草滩上盖房子搞定居，你又装好人送人情了！你说这不是要永远占有我的草山吗？”

拉莫茸：“唉！大千月，现在世道不同了，抬步走路都得小心啊，弄不好人家就是批评呀，检讨呀，缠个不清；再说人家弄不弄就把老百姓领来，堵的我们没话说，唉……你我都是有身份的人，要顾点面子呀！”

“解放后，老百姓得寸进尺，你老让着他们，那成了谁的天下啦！”多尔吉说着一激动，牛踢过的地方痛的他唉哟了一声：“人倒了运走平路都栽跟头，……可你……”

“太千戶。”拉莫茸也伤感地打斷多尔吉的話，說道：“万馬書記和王科長給百姓出主意搞這搞那，你能反對嗎？要不是王科長，誰能想出定居蓋房這樁事！”

多尔吉：“哼！我要把卓山要回來，要是讓他們升起這面紅旗，整個黃仁都會叫染紅的……。帳篷里的事不能由着他們胡來，他們還要上天哪！”

拉莫茸再也忍受不住，發作地：“大千戶！”忽而平心靜氣伤感地說道：“大千戶，你以為我的日子比你好過嗎？我的牛羊不比你的少……，可也……唉……人家把火越燒越大了，你不要再給自己身上抹油了，叫他們蓋吧……”然後又胸有成竹而自信地說：“剛才那封密信說西藏派來的人已經動身了。以後就有辦法了，你的草灘他們奪不去，還會給你些不花錢的房子……”

“西藏來人，”多尔吉驚訝地問。

拉莫茸：“對，馬司令要來，在沒來以前，有件事要你趕快辦一下。這不光是為了我，大千戶，把人拉過來，牧業社的活就得停工，對你大千戶也有好處。”

五

牧業社的定居工地上。

一片忙碌景象，木工做着門窗、大梁，土工在挖土、打牆；另一些人從北山根往工地背着石頭、石板……

紅星牧業生產合作社的紅旗，臨風招展。紅旗下，正在牆頭打夯的朶布藏抬起頭來擦擦頭上的汗珠。

周医生也在渠边为社员们看病，秀什吉在一边给她帮忙。

王科长从北山根背来两块石板，怀里抱着从山上移来的花木……

扎西一边垒着木料一边高兴地说：“定居了，生产技术一改进，咱们的牲畜一年翻它一番没问题；那时候生活一提高，我做上一件毛料褐衫，把肥壮的牛羊赶到北京去，叫毛主席看看。”

尕布藏笑了笑逗趣地说：“听说北京热的很呀！”扎西说：“那咱们不会冬天去吗……”

众人被逗的轰然笑了。也有几个干活不起劲的人，一下不按一下地干着活。正在做木活的然洛沉默着不动声色。另外几个牧民看了他一眼，也叹了一口气，无精打采地干着活。中牧沙玛才让最不起劲，坐在一边吸着烟。

然洛对沙玛才让说：“盖了房子再也不怕风雨了，人有个半靠的地方是个好事呀，我再也不用替我儿媳怕生孩子操心了，可这两天我看大千户的臉色不对劲，说不定要出事啦……唉……”

沙玛才让磕了磕烟锅：“是啊，过日子可真难呀……”

然洛忧愁而担心地看了看无忧无虑地愉快地劳动着的社员们叹了一口气。

工地上男男女女挖土挑战，一片欢笑声、歌声。秀

什吉高兴地說：“社主任，这样好的主意，給咱們多出些，好早点到社会主义呀！”

扎西站在木料堆上：“咱們穷牧民一入合作社，就象长上翅膀，唔地就飞起来啦！”說着出了一个洋相。

王科长栽好了花树，望着扎西笑了笑，又去背石头。

这时正在給多尔吉放牛的夏毛从山角下走过，尕布藏逗趣地对身边的扎西說：“扎西，你看夏毛多漂亮，是个好姑娘，和你成个家，給咱們社也多添一个人……”

众笑。

扎西：“哼！那个落后劲，解放了这么几年还情願給多尔吉当长工；連社也沒入！”

夏毛却笑着走过来，羡慕地和众人打着招呼：“你們都是鹰啊！……”

尕布藏：“夏毛，你呢？”

夏毛难过地低下了头，然后又抬起来：“快和你們一样啦？”

才仁錯走到夏毛面前，見夏毛眼里淩落着泪花，便問：“夏毛，又挨打受气啦？”

夏毛难过地扭身欲走，才仁錯把她的胳膊一拉，只听夏毛唉哟了一声，便忙把她的胳膊拉出袖子一看，上面有血淋淋的伤痕。

夏毛內心的痛苦再也忍受不住了，伤心地說：“才仁錯，昨天我到你們牧业社看了看，……他……就狠狠打

了我一頓……”

才仁錯同情地叹了一口气对周医生招了招手。周医生就走过来給夏毛的伤口擦了一些药水，包扎起来。

多尔吉、托巴、护卫的馬騎，一溜烟地跑过草原。

夏毛望着托巴等人，胆怯地悄悄溜走了。

托巴在定居工地上勒住馬，耀武揚威地大声喝道：

“喂，尕布藏！县长大干戶多尔吉的命令，派你們都到龙崗寺修馬圈去；为了咱們黃仁的平安幸福，过几天，西藏有大活佛到这里来讲经；有馬有枪的都准备好，大干戶要組織仪仗队去迎接大活佛；沒馬沒枪的馬上到龙崗寺去修馬圈去！誰敢违抗命令，就罰誰的款子！”

众大惊。有些慌乱。沙瑪才让和然洛胆怯地連連向托巴点头。

尕布藏威武地站在墙头上語气緩和，但却沉着而有力地說：“托巴，这可是新社会，你們好意思下这号命令？再說牧业社剛成立，活又多，劳动力还不够用呢。”

多尔吉：“什么？尕布藏，你过来！”

才仁錯护住尕布藏，扎西也搶上前去；众人騷动，然洛和沙瑪才让吓得直出冷汗。

尕布藏見然洛和几个牧民有点害怕，自己跳下墙头挺身走出人群，理直气壯地站着。头頂上紅旗飄舞。

多尔吉喝道：“是我多尔吉的百姓，都給我站出来！”

扎西：“不，誰也不是你的百姓！”

众人扰动，然洛战战兢兢地走到多尔吉的面前，想

說什麼又沒說出來。接着沙瑪才讓和另外幾個人也站了出來。扎西欲攔然洛等。

“只要自己願意去的都可以去！”尕布藏忙制止住扎西，然後對多爾吉說：“多爾吉，你是人民政府的縣長，派我們去替龍崗寺修馬圈，可也不是這麼個派法呀！”

托巴：“尕布藏！……”

多爾吉以手勢制止托巴，對尕布藏說：“我問你們，你們是什麼人？嗯？”

尕布藏：“你說呢？”

多爾吉：“你們都是我的奴才，哪怕你們的活停下不干，馬圈非要修出來不可；誰要不聽我的話，就把贖身費交出來；交不出來，馬上就得跟我干活去！”

眾人吃驚：“什麼？”

尕布藏依然平心靜氣地說：“有事我們再商量，話可不能這麼說呀！”

然洛吓得暗暗扯着怕事的沙瑪才讓，直往人群後面躲着。

多爾吉蠻不讲理地揮着馬鞭子：“尕布藏，你今天不給減人，我要剝了你的皮，抽了你的筋，把你光着身子趕出部落去！”

眾人護着尕布藏：“你敢！”

尕布藏也忍無可忍地直瞪着多爾吉：“多爾吉縣長，我們跟你講理，可不是怕你，別吓唬人。”

“大干戶，我……我們去……”然洛想調解一下，但

又害怕地沒把話說完。

秀什吉擔心地看了才仁錯一眼。

才仁錯沉着地走到多爾吉面前，依然平心靜氣地說：

“縣長，你給拉莫茸副州長說，如今社里的活正忙着，過幾天把房子蓋起來，哪怕多去幾個人修馬圈也可以，可是，你們要按人按工出工錢的，請你給副州長說說吧。”

托巴：“什麼？工錢？”

眾人中多數人：“對！工錢！”

多爾吉：“替拉莫茸佛爺修馬圈，替我多爾吉干活，還要工錢？這是誰定的規矩？”

扎西沖出：“這是牧業社的規矩！”

多爾吉依然蠻橫地吼着：“哼！住在我多爾吉的草山上，就得按我多爾吉的規矩辦事！”

尕布藏：“你是縣長，要講道理！”

“好啊！”多爾吉更加激怒地掏出手槍逼着尕布藏吼道：“尕布藏！……你自己給我吧牧業社的旗子扯下來！”

尕布藏毫不畏懼反而挺胸逼近多爾吉，以頂天立地的氣魄冷笑了一聲說：“你命令我嗎？……多爾吉，我問你，你眼里還有國法沒有？”

多爾吉反而在尕布藏逼上來時退縮了幾步，最後急亂而凶惡地舉起手槍，但又不敢真的向尕布藏射擊，只好向天鳴射，咆哮着：“這就是道理和王法，托巴，你去給我吧牧業社的旗子扯下來！”

托巴和武装卫士們象恶狼一样扑去扯紅旗。孕布藏和社員們护旗，漸漸包围起多尔吉，几乎扭打起来。孕布藏象巨人一样挺立在众人中間。

正在背石头的王科长聞声，扭头向响枪处一看，放下石头跑去……

托巴見王科长赶来，暗暗对多尔吉示意。多尔吉望了望王科长和面前社員們的铁铤，木棍和愤怒的眼睛，恶狠狠地瞪了孕布藏一眼，自开后路地說：“好，孕布藏，以后走着看！”

多尔吉等借机溜走了。众人嘩然一笑。王科长赶来，自光和孕布藏相顾。

孕布藏望着远去的多尔吉等人，对王科长說：“哼，西藏要来什么活佛，要派我們的人去修馬圈，組織仪仗队……”

“来活佛。”王科长思索起来……

六

傍晚，峡谷里一大群牛驮，一群馬騎；牛驮着象是装经的本箱，看起来十分沉重。

一个喇嘛装束的大管家，在馬上窺視着地形。他是蔣馬匪帮的少將軍官馬乙奴，解放后漏了网，隱藏在什么寺院里改名天旦管家；現在把滿臉的胡子都刮淨了，儼然是一个从西藏寺院中来的管家模樣。他走着……走着……

龙茵寺大经堂里，喇嘛們在串经堂。最后，拉莫茸向喇嘛們宣布一条禁令：“昨天，我梦见宝贝佛爷說了話。宝贝佛爷說，如今寺院附近来了一些邪恶之徒，扰乱了圣洁的经堂宝殿，宝贝佛爷生了气，叫大家和寺院外的生人，不准来往，不准說話，也不准和入了牧业社的人来往，誰不遵从，定按教規严办！”說着摘下墙上挂着的又粗又长的皮鞭，抛在地上。

僧官手执法棍在周围監視着众喇嘛。

众喇嘛連連点头应諾。唯有旦增莫名其妙地仰起臉望了拉莫茸一眼，有些惊慌，内心被震动了一下，但很快又低下头来。

正在放牧的才仁錯望着馬騎，追了上去……

馬乙奴发现身后有人追踪，抬头向远方追来的才仁錯望了望，催快了馬騎……

才仁錯拐进一条山沟，不見了馬乙奴，凝視着馬乙奴去的方向，沉思着……

拉莫茸的密室里。

拉莫茸打开火漆封着的信封，取出信来看。

馬乙奴：“就是快到的时候叫那个女人跟了一阵……”

拉莫茸：“她就是这里的治安代表……才——仁——